

年

卷

期

第

1

第

1

—

4

每逢星期一出版
編輯抗爭週刊社

抗爭

外·交·評·論

通信處環龍路一〇八號弄
第一家中國國民雜誌社轉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廿八日出版

發刊緣起



自九一八東北事變以來，我政府當局力，以乞憐於國際聯盟，蒙垢忍辱，始而瀋陽，繼而吉黑，最後則併僅留殘喘之錦州，亦復受日人鐵騎之蹂躪，不抵抗之實效，如是可觀。在再遷延，數月不決。尋而天津，青島，福州等處，均次第受日人暴行之脅迫，絲毫不敢加以抵抗焉。比者日人之兇鋒毒燄，既隨其帝國主義之罪惡，由東北而瀰漫及於東南；上海為國際上東亞之貿易商場，各國之居留人士，於焉是聚。乃日人肆其兇惡，藉口於其日籍僧侶之旅游被毆，大起交涉，提出四項要求；同時嗾使其居留民開會，示威運動，又加之以海軍陸戰隊，恐嚇

創刊號要目

發刊緣起
從國際聯盟說到租界中立
滬變後國聯的態度
滬變應有的認識
外報對滬變的批評
討伐東北偽國
最近兩個會議

挑戰，我上海市政府鑒於形勢嚴重，對於提出四項要求，無條件的承認，步不抵抗主義之後，忍辱屈服，方期事件解決。詎忍辱無條件的承認之覆文方出，而限期撤兵之要求又至。無理之求，連翩而發，幸我十九路軍將士，深明大義，捍衛國境，對於襲擊閘北之日海軍陸戰隊，迎頭痛剿，追奔逐北。計自滬變發生以來，將近兩旬，政府雖有勉勵將士，同力禦侮之通電，同時復遷都洛陽，表示政府不受日砲艦威脅之決心，政府之決心如此，宜若可以有爲矣。乃事變發生，已近兩旬，而政府之措施，可以與國人共見者，僅此兩事，其他對於外交軍事之佈置如何，更寂然無聞也。軍事原有秘密之必要，事前暫不公布尚

爲情理之常；至於外交，有何秘密可守，乃亦無所聞見，至使愛國之士，茫然莫測政府外交政策用意之所在。凡一國家，苟遇有非常事變，羣情震憾之際，政府應當表示其所採用之政策，及政府所處之態度，蓋一所以鎮定驚惶駭惑之人心，二所以使愛國民衆，運用其適宜之力量，以翊助政府，故政治清明之國家，其對於國內發生之非常事變，無一不遵此塗轍者也。惟吾國之政府，其外交政策，既守秘密，絕對不肯公開，使國人不得有批評研究之餘地，則國人欲知政府外交策略之端緒者，舍從外國報紙。東鱗西爪，尋求其正面或負面之言論，鮮能得其意旨之所在也。又如政府之負責辦理外交者，既有外交部矣，又

有特別外交委員會，又有外交次長駐滬辦理外交事宜；而行政院實際上負行政責任者，又遠在洛陽，似此疊床架屋之辦理外交機關，姑不問其政策如何，而實際已彼此牽制，事權不相統屬矣。遑問其政策如何？更遑問其現在辦理至如何地步？夫弱國無外交，固矣；然此蓋指被保護國之無軍備者而言，人爲刀斧，我爲魚肉，始無外交。若我國則以累年軍閥之爭權奪利，內戰不息，國力虛耗，以云國弱，則誠弱矣，然尚非無外交之可言。今滬變發生，已近兩旬，日人竭其兇暴之淫威，曾不能佔領我閘北及吳淞一寸土，反死傷纍纍達數千人，我國兵力之不弱，於茲可知。若不及今乘兵力相衡之際，據對等之地位，運用

其外交手段，博國際之同情，爲將來交涉談判之地位，而猶復固守其祕密外交政策，或事前毫無佈置，臨事而債，則將來誤國之咎，其誰尸之。猶憶光緒甲申中法之役，馮子材大捷於諒山，而中樞諸臣，乃停戰議和，結辱國之條約。等是辱國也，戰之何爲！故我國外交當局之顛預腐敗，若不深自警省，注意日方詭幻宣傳，及國際輿論之變易，則將來交涉，未見其能操勝算也。幾何其不使今日十九路軍之戰績，等於數十年前之馮子材乎！同人等虎口餘生，播遷流徙，驚魂甫定，未敢寧居，深懼十九路軍壯士之戰績，不能藉之爲擴張國權之用，轉令一般之貪庸卑鄙者流，舉而爲外交上之餽贈，固其祿位。是以同人發

行本刊，注意於國際輿論之向背，及此次外交交涉所應取之途徑及其步驟，雖自愧不能荷鎗實彈，隨十九路軍士之後，馳驅疆場，然亦自信十九路

軍之戰績，將藉本刊之力，而發揮其精神於國際壇坫，或中日交涉樽俎之間也。發刊之始，謹誌其概要，以告讀者。

從國際聯盟說到租界中立

(孤鴻)

謂中國智識階級絲毫未有進步，則近年各處之文化機關及學術團體，其成績均卓然大進有步，較之歐美，亦步亦趨；然謂中國智識階級實已進步，則自遼事發生以來，我之謀國者，不約而同，咸趨於赴懇國際聯盟，爲其唯一之辦法。一若此事，既已提交國聯，凡事自有國聯爲之作主，委心任運，受其庇護，絕不思憑藉自力，以過渡此難關，是今之智識階級其出而從政者，謀國之拙，卸責之巧，敷衍之妙，均臻絕境！所以數月以來，祇有不抵抗與鎮靜，此外一無動作，靜候國聯之福音，遂使暴日得以縱橫於東三省，復肆其餘毒於天津，青島，福州，汕頭等處，而今竟爆發於上海矣。

故自遼事發生，識者早已知其爲非局部之問題，而爲有系統的侵略中國之第一步驟，乃會幾何時，滬事又復發生，可見日人之處心積慮，謀併中國，固在數十年以前，而彼實欲於短促期間，竟其吞併之功，觀於其來勢之猛，可以知矣。是以彼於國聯屢肆狡辯，並以退出爲要挾，所以遼案之提出國聯，擾攘數月之久，僅得一調查團之結果，尙復遲遲其行；其調查之結果，今雖不能預知，然其效力所及，吾人固可於理想中得之也。究竟國聯實爲何物，何以我之謀國當局依賴之如此其深？其實國聯並不是一個政府，尤其不是一個太上政府，無制裁各國之能力。因國聯之組織，乃以各國政府爲其會員，故會員之政府，均有

機關，執行其意思之表現；惟此國聯，雖為各國政府所組織，然僅有空空洞洞之大會，與及行政院秘書廳等機關，故其職權，祇能議決，而不能執行。歐人之滑稽者，譬國聯為隆鍾年邁之老嫗，目睹其兒孫之爭執，無法以阻止之。且國聯不僅缺乏執行之能力，並議決一公平之案，亦非易易，以國聯關於一切議決案，除手續問題外，須一致通過，方生效力。蓋國聯本身，本無力量，以會員獨立國家政府之力量為力量，是以其議決，須一致通過；苟其會員國家中，有一國獨特異議，不予同意，則其會議，竟無從進行。是以東北事件，提交國聯，擾攘數月，其結果僅得產生一個調查團者，即日人利用此一致議決之會章，事事獨特異議，陷國聯於僵局；幾經遷就，然後獲得此調查之結果，國聯之努力至此，已是筋疲力竭，究竟於國際上之所謂公義與人道，所得幾何？而我之謀國者，乃不惜取退避忍辱，與及不抵抗手段，綿亘數月之久，坐視日人縱橫於東三省，不敢與之較量，其智識之陋劣，亦云盡矣！故洞識國聯之為物，明瞭其性質與其組織，然後方能擬議於運用之方法。其重視國聯者，以為人

道之明星，弱國之庇蔭者，苟受侵侮欺凌，則訴於國聯，而仰其意旨。而輕視之者，以國聯僅一空空洞洞之名詞，祇有議決，而無執行之能力。故視之過重與過輕者，均為不知國聯之人，被運用於國聯，而非運用國聯者也。

國聯之功用，不當視之為鋤強扶弱，援助公理之國際機關，而當視之為國際宣傳中心點。何者？以萃集國聯之人物，皆國際方面之政治家外交家，報館訪員，著名學者，實不啻全球輿論之發音機也。苟得善於交際者，常駐於其間，可以交換意見，供給消息，使各國之輿論，於不知不覺之中，潛移默化，而受吾之操縱；浸潤既久，國聯空氣，未嘗不隨吾之主張而左右。故希望國聯能主持正義，抑強扶弱，其力或小；而希望其為國際宣傳之大本營，其效實大，事雖間接，而實等於直接也。

自九一八而後，我當局依賴國聯之心理，殆如小兒之於其師保，縱有歧視，祇能哀號，從不敢申訴其身受之苦，謀國若斯，自儕童騷。其遇可悲，其愚可憐！遷延數月，曾不悟日人之著著猛進，不顧一切，豈惟國聯之會章，視若無視，即英

美各國之抗議，彼猶將狡賴以卸其責，如以虹口爲軍事根據地，進攻閘北是也。虹口爲公共租界之一部分，上海自一八四三年開放爲租界以來，八十餘年之久，其間經中法之戰，日俄之戰，世界大戰各役，均承認上海口岸之中立權，以其關係複雜，不敢向其侵襲。然日人此次對於上海事件之爆發，輕視中國軍隊，以爲十九路軍之守閘北，亦殆如張學良之於瀋陽耳。藉虹口爲軍事根據地，發難數小時，即可佔領閘北，然後移其軍事根據地於彼，故雖侵犯上海租界之中立，亦不過極短促之時間，初不料十九路軍竟能堅守其防地，如銅牆鐵壁之不可摧也。是以日軍屢進屢敗，進則藉租界爲策源，退則藉租界爲掩護，馴至增援，運輸，交通，皆以租界爲根據地；甚至其武裝軍隊，遍佈於虹口區域以內，逮捕居民，動輒殺戮，而公共租界之巡捕，亦遭驅逐，不能執行其職權，他如市政之施設，非受阻止則破壞者，更無暇論矣。

日人之所以敢於悍然以上海公共租界爲軍事根據地，破壞其中立性而不顧者，蓋亦習稔國聯之態度，祇取溫柔勸告，不爲強硬制裁，國聯如此，

更有何於公共租界之工部局？雖公共租界之背後，尚有英美諸國，以爲之盾，然其組織，更不如國聯之明晰，且彼日人亦公共租界維持之一分子，故是以敢於悍然以虹口爲軍事根據地。日人之此類心理，彼其心目中，豈復知尙有中華民國存在；以爲彼武力之所至，如摧枯拉朽，不抵抗主義，到處盛行，如入無人之境。強弱之不敌如此，國聯尙復能仗義執言，爲弱者主持正義乎？斯時祇有表同情於強者，略作門面之語，安慰敷衍而失敗者而已。國聯既復如是，而負有防衛上海租界治安之各國，其態度又何嘗不然，遑論其破壞租界之中立性，利用虹口爲軍事根據地，要皆有詞以曲解逢迎其合理也。日人於國際諸國，關於此事之心理，忖摩極熟，斷其結果，必然如斯，始爲嘗試，非貿貿然毫無籌畫而出於此者。故求伸張公理於國聯，及希望公共租界之能嚴守中立，不使日人以虹口爲軍事根據地，其途甚隘，而操術亦拙。國際列強，非不知公理也，然彼固憚暴日之蠻橫，而慮我之不堪於一擊，故雖有主持公理之隱衷，而爲強弱差殊之形勢所格阻，愛莫能助。今幸十九路軍力抗暴日於淞滬，歷兩

旬之久，寸土未失，日兵死者數千人，義聲震寰宇，於是而國際上之主持公理者，漸吐露其擁護公理之真意矣。故國聯二月十七日致日本之強硬通牒，喚起其曾簽字於巴黎非戰公約及國聯會章，有尊重中國領土完整之注意。國聯此通牒之措詞，殆中日糾紛數月以來，所差強人意之表示也。謂形勢嚴重，則東三省未必比淞滬爲輕，國聯又何厚於淞滬，而薄於東三省，則以東三省不能

滬變後國聯的態度

(華龍)

抵抗，而淞滬能抵抗之故。馬占山亦曾據嫩江作戰，以捍衛黑省，惜其實力不充，不能久戰，使馬占山能久據黑省，與日軍相拒，吾恐國聯之警告日本，早已發出，不俟今日矣。故此後我國人如欲得國聯之同情，或希其援助者，請一致團結，共拒日寇，驅彼兇殘於國境之外，國聯之援助自至矣。

我們曾經研究過，國際聯盟成立的經過及目前主持該機關的會員國的列強，就可以尋得下列的歸納肯定的判斷。這是列強帝國主義的聯合分割他們侵略所得，并利用帶宗教般慈和的口號所謂和平，非戰等棍騙招牌，來欺負世界弱小民族的一個談判機關，所以他對於國際糾紛的解決，我們很容易地推測他所採取的必然手腕及一定的進行方式，他所根據的原有則三：一。維持列強帝國主義本身的利益，二。攻擊蘇俄的赤色傳染，三。和緩弱小民族的獨立運動。

我們在分晰國聯的形勢如此，同時不應忘記與帝國主義列強不并立的另一壁壘的蘇俄，蘇聯自從穩固其統治權以後，于夾攻的環境中求出其另一出路，五年計劃的一部份成功，使列強起了莫大的恐懼，處處尋求其所以能抑制紅色恐怖的蔓延，及挽救其類于危殆的資本主義，于國際政治上經濟上無一不想盡方法以抵抗蘇俄對世界現狀的破壞，然蘇聯的地位徧處因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之尚未有極量的準備，在歐陸方面受盡英法等國的壓止不能有如願的發展，而唯一的方向乃轉移

於東方；中國處於兩種勢力交戰中間，政治又未上軌道，所以成了必然的鬥爭場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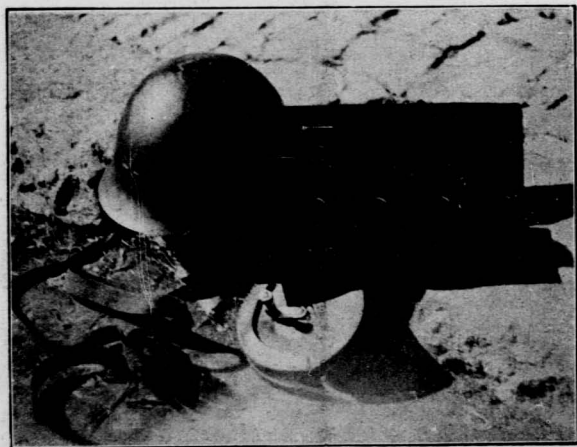
中國革命尙未完成，廿年來的內戰猶未停止，一方要謀脫離列強帝國主義者的羈絆，一方又要拒絕蘇俄共產黨的進攻，形勢既成了夾攻，自身力量更形單薄，所以無論甚麼每一次的中外糾紛發生，列強帝國主義者必乘機作多一次利益上之薰陶；而蘇俄與帝國資本主義的列強的衝突，若隱若現的埋伏其中，加以以帝國主義本身利益的互相侵犯，遂以成爲複雜而幾不可解決的問題，此次日兵的無理進佔東北三省及國聯關於此案的辦理經過乃完全將各方的野心布露，照妖鏡下的羣魔的真面目於是乎一一可辨呢。及至日兵侵滬屢遭挫敗，國聯理事會又弄其單獨致日政府之通告，又愈弄愈滑稽，更令人由憤而生恨！

查國聯的成立，其目的揭諸盟約的篇首的，『增進國際互助保障國際和平與安存』。夫日本以國聯常任理事的國家竟武力侵佔中國領土，蹂躪中國行政，慘戮中國人民，於數星期之內，用違反人道之手段，令二百萬方哩之土地內人民在刀槍砲火之下流血，這種舉動其於國聯成立之目的怎

解樣釋呢？國聯的國際政治原則曰：『互相尊重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國際爭議應以調解或仲裁的方式，求和平的解決。不當於未經磋商之前，竟訴諸戰事的侵略行爲』日本今日的用意對於這原則又怎樣解釋呢？此番日本在東省之一切軍事行動，對於國聯成立之目的及國際政治原則，已超過於是非問題，以國聯的本身地位應討論到怎樣制裁日本的違法暴力行爲問題了。

自遼案發生以後國聯辦理之經過，我們試一一細心研究，其果能有誠意根據國聯本身的目的及該會的政治原則實現麼？國聯常會開會之第一次討論遼案時，主席爲西班牙代表 Tarradellas 勒勞氏，其決議大要（註一）『雙方停止軍事對敵行爲，並將兩方軍隊退至安存地點。』照這決議的表面來看，像很是一種對於雙方的公平處置，然細察其內容實屬欠理。日兵所侵佔的是中國領土，欲求衝突之避免，極公正的辦法，當然是日兵撤退，若謂中國軍隊在本國領土之內，仍要撤退，試問國際上有無此公法，國聯的國際平等的原則上有無此項內容？原意所謂退至安存地點，換句話說；就是使中日兩方軍隊之間留下一個較遠的空

英勇的健兒出發殺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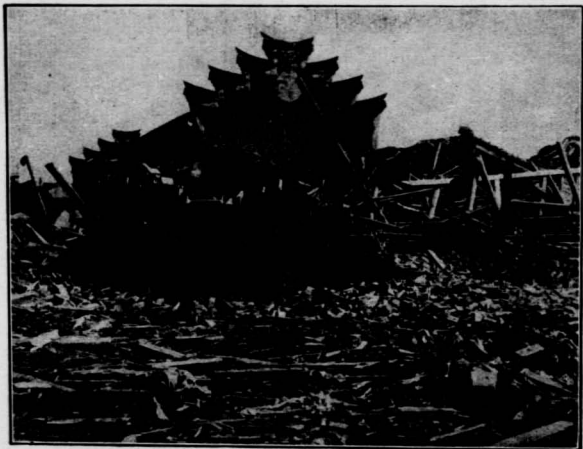
品勝戰的來博血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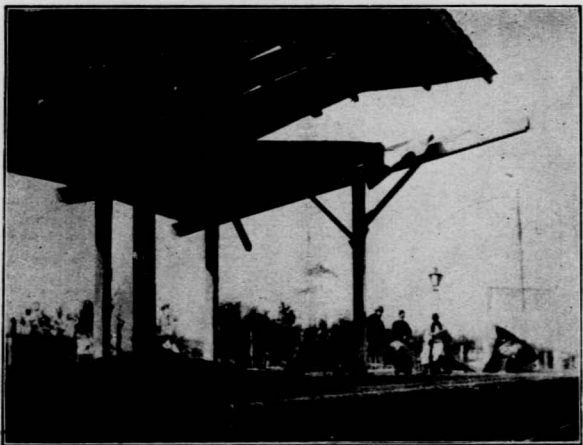
子房之焚被路文會北開



者難逃之橋家曹



館會州湖之燬炸日暴被



站車茹真之燬炸機敵



抵抗暴日
 爲民族爭
 光榮的十
 九路軍將
 領上圖
 (中)蔡廷
 楷(左)區
 壽年(右)
 戴戟下圖
 (中)譚啓
 秀(左)毛
 維壽(右)
 張炎



間距離，則兩方軍隊不至于馬上火進而已。苟日軍所到的地方，無論何處都要中國軍隊遠退方可避免衝突為解決，則中國的重要城鎮逢有日軍所到地方，則將皆要棄而不守麼？中國政府為避免事體擴大，已忍辱守信接受了冤屈的調解辦法了，而日本軍隊更得寸進尺，在國聯通告停止敵對行為之後，更進攻齊齊哈爾，復調強有力的軍隊攻陷中國在東北三省政權僅存的錦州，錦州既陷，國聯會沒有第二步行動，那證明日本侵掠東北的行動，固未因國聯的申請而變更他的態度。他蔑視國聯決議，公然侮辱的處置態度會不稍加避免，而國聯的無能為也如故，國聯第一次討論遼案所下決議的照會書，日政府既敷衍其詞作復，而繼續他的軍事行動，則國聯的第二次會議應怎樣設法詰責他會員國所應負的義務促其遵守。然國聯之處理又怎樣呢？查第二次會議為法外長白里安氏 (A. Briand) 所主席，其經過的熱烈爭論，并不是遼案的怎樣解決問題，又不是追究國聯對遼案之第一次決議怎樣實施問題，反把最無聊最不關事的國聯能否請美國代表參議此案問題，於日方之怎樣輕蔑國聯莊嚴不敢再加考慮，且此

舉根本自承認其失却本身的自信能力與法律立場。如謂遼案與美國有國際的關係，必要請其參議，則中國與地球上任何有邦交之國亦莫不有國際關係，何不一一羅而致之，使盡量參加于斯案的討論呢？國聯既承認此案的必須請美國參議了，為何不動議于初次討論該案的時候，而必於第一次議案不能實行之後呢？總而言之，此舉亦不過看亂視聽手腕，將遼案擱置而移轉他們討論的目標，所謂王顧左右而言他的一個金蟬脫身法而已。末後乃弄出一個旅行式的調查團，這正所謂慰情聊勝於無呢！國聯處理遼案沒有結果已成肯定的事實，日兵乃由錦州佔領而進窺熱河，東北四省中國的僅存土地，亦已先後因誤信國聯而不守；所謂滿蒙獨立國家遂在日軍的槍砲脅迫之下而孕育，浸且快將其私生子的醜惡由不可再事掩飾而公諸全世界了。日人知遼案事體嚴重，怕計劃或有失敗，乃進一步而為聲東擊西的舉動，於是將事體再加擴大，一方使中國難于應付，一方使他在東北的計劃得以從容布置，而瀝案於是突然於一月廿八日發動。

(待續)

滬變應有的認識

(兼善)

貢獻於十九路軍將士之前

(一)

「九一八」事件的爆發，舉國民衆都感於亡國滅種的大禍，迫在眉睫，紛起而從事於救國抗日的運動；我國政府當局不忍毀棄國際和約，極持鎮靜，以爲無抵抗政策，就可促日帝國主義的覺悟。詎料窮兇極惡的暴日，野心不已，得寸進尺，把我大好河山的東北殘踏蹂躪之不足，復調遣其軍艦向我華北沿海及長江流域肆意挑釁，這種擾亂的事實，在在足予吾國民衆的反感，而增加時局的嚴重。這次上海的事件，暴日更把其猙獰吮血的面目，完全暴露於國際人士之前，事件交涉的經過，現有再述之必要的是：先是日帝國主義藉口日僧徒被毆案向我市政府提出下列各項要求，

委員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即時解散之。本來這種毫無理由的要求，血氣之倫，斷難忍受；然而當局爲貫徹和平的初衷，也含垢屈服。乃日領一面接受覆牒，表示滿意；另一面鹽澤却當晚提出撤兵的要求，「中國軍隊初未從日海軍司令退兵之要求，且令決定自退，亦不能於其短時間內，將該段中國軍隊實行撤退。」而同時又採取所謂「適當直接行動」，突以重砲向我十九路軍防線轟擊。我英勇的十九路軍深明守土有責的意義，奮起作自衛之戰。遂致各國商業萃蒼的上海，頓時重演着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的慘劇。

(二)

上海事件發生，國際視聽爲之轉變，其情勢嚴重，比諸瀋案尤甚。唾面自乾的當局爲委曲求全，前有單獨先行解決之議，這無異承認滬變不過地方上的局部問題，是則英勇的十九路軍之抵抗全

失意義，正如駐滬中委元電所謂「十九路將來犧牲，亦爲無知好鬥童騷，應得之教訓。」彼暴日武力威脅政策是一貫的，上海事件和東北事件是相因而至的，英勇的十九路軍抵抗暴日的侵略，具有全民族爭生存，國家保人格的重大意義。若謂上海事件祇是十九路軍日帝國主義的獸兵的局部衝突，這不特對血戰匝月的前綫英勇的將士，污蔑其人格，且無以慰我奮勇殺敵爲國犧牲的忠魂於九原之下。我們應認識十九路軍是國家的干城，民衆的武力，在封建制度下的軍閥的集團，利用自己擁有的實力，來剷除異己，這種內戰的勾當，還可以說是地方上的局部問題；因爲軍閥們內戰的結果，充其量，也不過甲軍閥霸佔了乙軍閥的地盤了。現在暴日的侵略，是要征服我們中華民族，佔據東北，就是破壞我國完整的領土；砲轟上海，就是武力威脅當局以爲城下之盟。蓋日帝國主義，挾其大陸政策，由甲午開始，直至清日，日俄諸役，幾沒有一時一刻不處心積慮來謀我，這次繼東北而起的上海事件，就是日帝國主義想實行其大陸政策採取的步驟之表現，我中華民族到了這個間不容髮的生死存亡關鍵，

是不容一息間的考慮，全國民衆須提心吊胆，一致抵抗，方不致黃帝神胄，淪爲異族，英勇的十九路軍就是全國民衆抵抗暴日的急先鋒。在國民革命軍過去的事蹟而論，十九路軍有深長而光榮的歷史，這次暴日侵犯上海，就因爲英勇的將士們明白軍人捍患的天職，尺土寸草，決不輕授於人的，尤其是了解自衛的正義，能夠發揮了一致効死的精神；這種爲民族生存而抗爭，爲國家人格而抗爭，爲正義公道而抗爭的軍隊，全國的民衆應一致起來援助，使作持久的抗爭，才可拯救目前的危局啊！

(三)

東北的版圖，因張學良的不抵抗而變色，天津的禍變，青島，福州，汕頭等處的擾亂，也因爲當局的怯弱顛預，暴日方敢這樣的驕張。這次上海事件未爆發前，日帝國主義何嘗不是耀武揚威，目空一切的？迺會幾何時，在我英勇的十九路軍抵抗之下，血戰肉搏匝月，暴日雖擁有海陸空的完整軍備，和最新式最犀利的器械，竟亦無所施其暴力的毫末。然而全國的民衆，現在且由隆隆的砲聲當中，把中華民族的意識喚醒了，民族的

危機，民衆們已澈悟了。試觀上海事變以來，全國的民衆是怎樣的熱烈援助我英勇的十九路軍！踴躍的募捐，冒險的救傷，和輸運糧食，贈送棉衣，海外華僑的慰勞，各地義勇軍的援助，或赴前綫與敵拚命，或在後方担任工作，這種種事實都充分的表現民衆們援助的大決心。前敵的健兒們！瞄準你們的槍頭，快向暴日的獸兵掃射過去，如狼似虎的暴日獸兵一日不離開黃浦灘頭，民衆的一口怨氣和國家被陵的恥辱，是沒有發洩的。民衆們所唾棄的是辱國喪權的不抵抗者，遺臭歷史的亦祇有不知保土勇於內戰的軍閥，英勇的前敵健兒們，抵抗到底，民衆必定爲你們的後盾，我們老大積弱的國家的振興，和奄奄一息的民族的生存，就在此一舉呢。

(四)

外人動輒謂我國民衆可像散沙一般，引申來說：就是我國人視自己的性家重於泰山，視國家民族的生命輕於鴻毛，這種對國家薄弱的觀念，實足以召致外侮，有我英勇的十九路軍這次的抗爭，就可以把民衆對國家的觀念提高。其次：民國以還，內戰不息，政治既入了混亂的途徑，外交也

沒有一定的方針，而當局者又藉外交問題來維持其政治生命，所以對外的政策，總是軟弱。今後我們要切實的統一，就非把這次抗日的運動擴大不可，因爲這樣才可以促他們團結一致。各地的軍事領袖，從前都以自己的部隊所駐防的地盤爲禁錮，現在以暴日入寇爲捍衛國土的原故，就可破除地盤的界限。說到國際我們總記得去年「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始，國際聯盟正集會於日內瓦的時候，這個維持世界和平的機關，以擁着十萬大軍的張學良不加抵抗，他們也不願開罪於暴日，國際人士也以爲我中華民族是甘受日帝國主義的宰割。這次英勇的十九路軍奮起抗爭，國際人士乃認識我中華民族尙未喪其立國的精神，輿論爲之一變，而國際聯盟對於暴日也同時致其嚴正的申請書，民衆們！我國要想博得國際的同情，須要我們自己下大決心，奮起禦侮！

(五)

當上海時局嚴重的時候，國際間竟有一種可驚的言論發出，謂「上海爲國際城市，居民三百萬，其中有未受良好紀律訓練之中國士兵，及狂熱而無秩序之中國學生，苟外兵佔據之，恐將發生極

可駭人之慘變：『誠然，現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已被日獸兵佔據作爲攻擊我軍的根據地了，虹口江灣一帶的無辜居民被日獸兵槍殺逮捕淨盡了，閘北的星羅棋布的民房受暴日猛烈的炮火而變爲坵墟的焦土了，上海四週真是籠罩着恐怖的空氣！可是在我英勇的十九路軍連戰皆捷下，本可把匿在公共租界的日獸兵完全殲滅，然而我十九路軍的領袖不忍破壞租界的中立，和擾亂租界的治安，是以日獸兵敗退的時候，未曾追擊至租界的區域以內，這種良好紀律的士兵，在上海的國際人士是有目共觀的。最近暴日的司令植田，統率第九師團來滬，秉承日帝國主義的政府的意旨，又向我十九路軍軍長蔡廷楷，致其最後的通牒，暴日這種技術，我們是司空見慣的，英勇的十九路軍也準備以答鹽澤的通牒的鉄血精神覆植田，蔣光鼐總指揮前幾天對報界不是有這樣的堅決表示嗎？『日本植田司令，統率第九師團來滬後昨

竟承其政府陸軍省之意旨，向我軍長蔡廷楷，致其最後通牒，并着蔡軍長依限期將所部退出北向甘基羅迷突之地方。姑無論日本政府侵犯我國國家獨立主權至何程度，其違反國際公法，亦爲不可掩之事實。况所謂最後通牒，竟在開釐至二十天之後，致送哀的美敦書，更爲國際法所創聞！本路軍此次抵抗暴日，實爲不得已而戰，故自上月二十八日戰事發生至今，我軍始終持抵抗之態度，絕非爲侵略或耀武而戰，想爲世界各國所共諒。至日本植田司令最後通牒，亦應呈明政府當局處理之。至本人之態度，始終抱軍人守土有責之義，絕不肯絲毫退讓也。我們於此就知道英勇的十九路軍絕不因敵人的恫赫而畏縮，民衆們！一致起來爲十九路軍的後盾，抵抗暴日到底罷！世界公理正義伸張之日，就是我們引吭高唱『凱旋之歌』的時候啊！

外報對滬變的批評

(平民)

自一月二十八日夜半，日海軍陸戰隊，進攻閘北

，屢攻不入，傷亡甚衆。日政府於是派陸軍增援

，因於二月七日，在東京發表聲明書一通，聲明其出兵之目的，在於保護其日僑之生命財產安全，兼防衛公共租界之治安，未並聲明其不含政治作用於上海區域以內，與各國互相合作協助云。此聲明書措詞狡詐，顛倒事實，自以為可掩閉國際人士之耳目矣。孰知國際人士觀察事實，洞中肯綮，其觀察之所得，實有遠勝於吾國之主持大計者，茲為遂譯一二，分期披露本刊，以覘國際論壇關於上海事件之重大云。

北平法文日報，於二月四日，著有社論一篇，痛論日人之虛偽，其言頗警，茲節譯之，以見外人對於日人此次事件之態度。其文云：

爾等以為日人在於上海停戰，而不知彼已收穫其滿意的勝利矣。證以世界大勢，強權實戰勝公理，而日本即強權之實現也。最近上海事件，日人使用其不能理想之野蠻方法，吾人試一觀察，彼日人實居之不疑。——瀋陽之恐慌，蓋極慘酷，然日人於不宣戰之下，以欺騙手段，隱閉全球，尙竊保護法律與正義者之名。在巴黎與日內瓦之和平會議中，苟有要求於日本

者，其代表莫不宣誓簽字願意遵守。即如昨在日內瓦軍縮會議之日本代表，尙正式宣稱提議設置中立區，乃極合日人之意見，詎同時其在東京之發言人，則拒絕之，於是殘酷的破壞其三日休戰條件，雖經其軍人領袖承認亦不顧也。於是上海遂於同時，變為火窟屠場，其艦隊則轟炸中國之吳淞砲臺，飛機則拋擲炸彈於民房最繁庶之區域，使之起火；當日內瓦方宣言和平，而日本則遍佈其哀慘與死音。是以雖愚且弱之中國官吏，與散渙錯誤之國民黨政客，及其他之團體，皆一致憤怒，而反對日本，其聲勢且遍佈於全球矣。雖日本宣稱無領土之希望，而實有武力勝利之意，——瀋陽與齊齊哈爾之事，今且及於哈爾濱，上海已成恐怖，南京且遭砲擊。北平本平靜，無特異之事件發生，其居民所要求者，和平與秩序而已。而日本人則要求保護，此間本有日本兵四百，駐紮此處，以保護其二千之日本人，彼等尙覺其力不足，向東京續請派生力軍來也。

(待續)

討伐東北偽國

(難生)

自「九一八」藩變後，吉黑二省，亦相繼失陷，迄今數月，未聞政府對之有若何動作，然東北之敗類，受日人之卵翼嗾使，竟以組織偽國聞矣。夫東北之失陷，張學良直接當負其責；然其人實一濁世之闊公子，不辨菽麥，童駸好弄，日惟與歌童舞姬括嬉於迷樓密室之內，雖警耗頻至，格不能達，僅傳語以不抵抗三字了之。遂使東北之大好河山，葬送於此三字之下，張之罪其可道乎？昔人詠史警句有云：「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回。」可以移贈於張氏矣。雖然，張學良固以荒淫失地，然我中央當局亦不能不尸其誤國之過。東北失陷，已逾數月，失地債事之史，

未聞有懲罰之令，忠烈之將，負隅而抗者，亦未聞有援助獎賞之舉。重以當局者之本身，雙方為和平之會者，又若干時日，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坐令日人得從容佈置，建偽國於東北，包括滿蒙，以實行其分化中國之計畫，我當局其果熟視而無視乎？若果熟視無視，任其成立，不敢聲罪致討。則失地誤國之咎，我當局當負之矣！如其不願負失地誤國之咎，則當乘全國人心憤激之際，滛淞相持之日，尅日下令，調集勁旅，撻伐偽國，使倚藉外敵勢力而為賣國行動者，無所容身，蓋所以整飭綱紀，恢復失地，胥在於是矣，願我當局其念諸。

最近的兩個會議

(冥冥)

為着日本繼續用武力侵佔中國領土，國聯理事會接受中國代表的申請，決於三月三日召集特別會議來討論中日問題了。日本暴力欺凌中國已有歷史上的敘述，更有目前事實的確證。更何須乎什麼討論呢？不過所須研究者：怎樣可以使日人停

止軍事行動？怎樣使已經列國簽字承認的國聯公約，休戰條約得以實施？查國聯的討論中日問題已不止此次，國聯的所謂辦法，於幾番的通告申請書中亦已言之甚詳矣。而目的曾不能達，號令等於虛文，僕僕於日內瓦途中的各國外交專員，

爲甚麼總感本身之多事呢？國聯應付日方之沒辦法，并非真正沒辦法呢；只是有辦法而不敢採用，以致弄成現在的可憐狀態吧！日本今日的行動，已進至可以引用國聯會章第十六條的情狀了，爲甚以解決國際糾紛的最高機關，總不敢以已身的權力提出呢？國聯不敢提出最有力辦法的原因，大約以爲恐事體更加擴大，將來或引出戰爭，形成恐怖。誰知恐怖早已由日方做成，中國的東北三省及最近的上海已入於劇戰狀態，中國人民的熱血，正爲國際上正義而流。所謂戰爭的避免，確屬避無可避。國聯會章倘不能在這情形下引用，將來國聯的法律立場將失却；而破壞國聯威信的乃國聯的本身。所以就法律立場而言，不能以利害的關係，將已成文的法律規定放棄他的效用。如其任令日人之蹂躪國聯公約，則國聯不啻將正式宣布壽終正寢。日內瓦袞袞諸公將不必再自尋煩惱吧！領導着中國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在這個國難當頭的時候。爲貫徹持久的抵抗不喪地辱國的政治主張，又決於三月一日避免暴力威脅在的新都洛陽，開四屆二中全會了。全會的使命當然要怎樣設法收復已經喪失的土地，怎樣

鼓勵一般武裝同志以廿年來的內戰鬥爭的精神來抵抗暴日的侵犯，怎樣團結黨內已經一再分裂的各方同志來共同努力。在滬案未發生以前，我們所知道的是汪蔣進京之後，政府經一度的改組。聞說因外交的方略有不同主張發生，孫科陳友仁等辭職往滬；隱居香島的胡漢民氏及威震南粵的陳伯南暗中也有種種進行的謠言。現在因大難當前軍人們已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覺悟。孫科陳友仁等又已因中央汪精衛氏最近所發表關於外交方針的論調加以諒解。最近的希望仍可得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真義。我們不忘記中華民國是中國國黨所手創，更不忘記漢族的光榮從中國國民黨手上所恢復。然廿年來的內戰，尤其是晚近的三四年間民衆因感到本身的痛苦太大，由從前爲崇國民黨的心理，由失望而發生嗟怨了。我猶記憶民十三年，孫先生因商團事件發表過一篇宣言。他以病人比喻中國，以醫生比喻革命黨，「生了大疽的病人，不施割治不成功。割治的痛苦，是醫治的必然過程。請我們大家忍耐些罷」。這比喻非常確當。中國今日的情形不生疽而且腹內有毒，正在剖腹。這是極危險的問題。病人固然要忍着疼痛。信仰醫生。安靜着下去。醫生方面更要想着命脈的危急。小心地敏捷地使難關容易度過那病人才有希望呢。所以國民黨的同志們應該認識身地位的重要，在此國難的嚴重當中，應振起建國的精神來救國。